

## 过眼录

## 《红楼梦》里的宁波闲话

破帽遮颜

读《红楼梦》，一般来说，人们不太会关注文本中可能隐含的方言词汇，因为这属于过于“细枝末节”的东西。而引起我最初注意的，是第四回里出现了“拐子”一词，让我产生了莫名其妙的亲切感。书中说：“因那日买了个丫头，不想系拐子拐来卖的。”拐子，在宁波闲话里就是“骗子”的意思。宁波老话里，“骗贼拐子”相当于方言成语，也有直接说“拐子”的，都是指称骗子。

由于这一偶然发现，使我在后来的阅读中略微留了点意。譬如第三十一回中“记得旧年三四月里”的“旧年”，第三十八回中“宝钗手里拿着一枝桂花，玩了一回，俯在窗槛上”的“窗槛”，第六十二回中“因天气和暖，黛玉之疾渐愈”的“和暖”……都让

我在阅读过程中“捕捉”到了。在宁波闲话里，“旧年”就是“去年”，“窗槛”就是“窗口”，“和暖”就是“暖和”。

宁波闲话相对密集出现，大概是第五十四回。贾母问：“往那里去（注：曹雪芹那个年代还没有“哪里”与“那里”之分）？外头炮仗利害，留神天上吊下火纸来烧着。”贾母……笑道：“……我的记性竟平常了。”光贾母的话里，就蹦出三个有宁波闲话特色的方言词汇来：外头（外面）、炮仗（爆竹）、记性（记忆力）。接着，丫头鸳鸯的嘴里也蹦出这么一句：“……偏生今年就死在这里，你倒出去送了终。”“偏生”在宁波闲话里是“偏偏”的意思，既有“故意跟别人的想法拧着来”的意味，也有“凑巧”、“恰恰”那

一层含义。再后来，一个连名字也没写出来的小丫头也说了一句：“……我怕天冷，倒是滚水，这还冷了。”“滚水”，顾名思义，就是“滚烫的水”，宁波话里指“热水”或“很热的水”。

赵文增先生在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出版的《红楼梦》的前言中说道：“《红楼梦》的语言运用，以北京方言为主，又兼收吴、越地区部分生动语汇，构成了新鲜的语体风格。”因此，在《红楼梦》里读到宁波闲话，或许是意料之中的事。

鲁迅先生谈《红楼梦》，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哈哈，他老人家唯独没有想到，“好事者”看到了方言！

## 书市扫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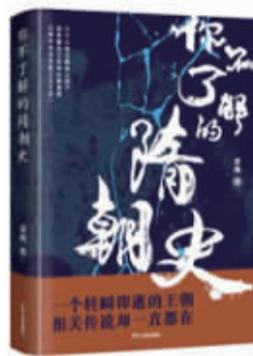
《生产队》

作者：何永洲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9月

本书真实地讲述了生产队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日子，截取并细细描摹一个个生动的横剖面，全方位而又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已远去的生产队生活，给已逝去的生产队时期留下了一份可贵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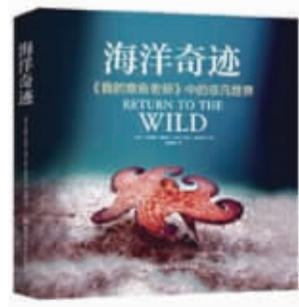
《你不了解的隋朝史》

作者：霍婉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8月

这是一部历史类通俗读物，是“你不了解的”历史系列读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等多个角度，介绍了隋朝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但整体上仍保留了通史的脉络。



《海洋奇迹》

作者：[南非] 克雷格·福斯特 [南非] 罗斯·弗莱林克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7月

本书精选了近200幅珍稀原摄大图，打造了一场奢华的视觉盛宴，讲述了地球上最丰富的生态系统之一——海洋森林，以及两位作者在非洲的海洋森林的探索中的奇妙发现与非凡经历。

励开刚 文

## 读书随笔

## 物尽其用与无用之用

——《四时家什》读后漫笔

袁志坚

2009年，中国艺术家宋冬在纽约现代艺术馆办了一个主题为“物尽其用”的艺术展，展出的是其母亲生前“收藏”的一万多件物品。这些物品过时了，缺乏当代美学价值，比如笨重的座钟、艳俗的彩色搪瓷果盘、镶嵌镜子的松木衣柜、简陋的塑料玩具；甚至是应该废弃的，连使用价值也失去了，比如过了保质期的药品、化石一般坚硬的肥皂、空牙膏筒皮、破布头。然而，在这些陈旧的、琐碎的、杂乱的物品密密麻麻地占据展厅，将展厅变成“垃圾回收站”之际，观众看到的是一个无法忽视的过往时代，是一份难以忘却的家庭档案，是一道不可抹除的生命痕迹。

宋冬说，他的母亲赵湘源曾经告诉他，“破家值万贯”。这些看似垃圾的家什，构成了他们的“破家”。他的母亲经历了相对不富裕的年代，“物尽其用”是她的生存策略和生活哲学，也是她那一代人的集体意识和惯性思维。这个展厅里的所有东西，挽留了这个“破家”具体的、踏实的、有温度的记忆。

以旧物为媒介，以艺术为媒介，启发人们思考旧物与活过的生命的关系、记忆断裂与价值错位的关系、日常生活与消费社会的关系、私人历史与时代巨变的关系，构成了“物尽其用”这个展览的意义。对物的价值、物的命运的思考，也是对人的价值、人的命运的思考。

郁伟年先生又写了一本“怀旧”的书，《四时家什》，记载了100件老物件，如煤油炉（宁波话为“五更机”）、煤球风炉、锡瓶、棕棚、马灯、帽筒、痰盂、马桶车、药臼、铜盘秤，等等。他嘱我

写一篇书评，我马上想到了宋冬的“物尽其用”展览。许多物品的生命周期是短暂的，比如上述物品，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没有见过，甚至没有听说过。也可以认为，上述物品在完成其使命之后，便被新的物品淘汰、被人遗忘了。郁伟年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每每见到老屋里的这些老物什，都会想起用过它们的已经逝去的前辈亲人”，“眼眶会不由自主地湿润起来”。郁伟年的写作初衷是“睹物思人”，并由此期待“年轻一代通过阅读了解前辈的日常生产生活，传承起自然生态、节俭朴素的生活方式”。且不论年轻一代是否对这些家什和前辈的日常生产生活方式是否有了解的兴趣，我认为，这本书依然是有价值的，因为很少有人去写这方面的题材，或者是不屑于去写，认为这样的文字是“无用”的，正如这些旧物是“无用”的。

当宋冬把他的母亲囤积的无用之物展示给观众的时候，这些物品被放置于另外的语境之中，因而转换了语义，成为值得凝视的文献、文物或艺术品，而不是功能性的家当、有价商品或者失去功能性的破烂、垃圾。同样，当郁伟年记下自家老屋里的家什的时候，他也安排了一个新的语境，提醒人们从历史文化的视角出发，理解那个远离浮华而淡于利欲、生活贫困却容易知足的时代。不同的是，郁伟年对于旧物的态度是怀念式的、诗意的、浪漫的，这也许是因为他本人曾经触摸、使用过这些旧物，他的文字竭力保存在这些旧物上的身体的余温，而宋冬对于旧物的态度要复杂得多，加入了更多的现代人的生存体验以及

对于商品文化的反思。

在农业社会里，“物尽其用”是一种美德，而且几乎没有“垃圾”的概念：旧的东西可以修补，新的东西倍加爱惜，几乎没有食物被浪费，人畜的粪便被当作有机肥料，物的循环利用是天经地义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到了现代社会，出现了都市空间和流行节拍，出现了过剩的商品和过剩的欲望，出现了人口的集中居住和垃圾的集中堆放。所谓垃圾，就是商品的另一个极端，就是人被商品控制之后无法分解的欲望冗余。

由此，我还想到瓦尔特·本雅明笔下的城市中的“拾垃圾者”：“他在大都会聚敛每日的垃圾，任何被这个大城市扔掉或丢失，被它遗弃、被它踩在脚下碾得粉碎的东西，他都分门别类地搜集起来。他仔细审查纵欲的编年史，挥霍的日积月累。”在本雅明看来，商品必须被赎回，垃圾必须被拾掇，因为与商品产生共鸣才能感受现代人自身也是商品。“拾垃圾”是现代人的精神自救，诗人波德莱尔在深夜寻找灵感的样子与拾垃圾者的形象无异，收集碎片就是缝合散乱的历史，安顿游荡的灵魂。“拾垃圾者”是现代文人的某种身份表征，他说，“我所做的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拾垃圾者的工作”，即从现代性的废墟里，从被厌弃的物品里，发现有价值的东西，拾起可辨认的碎片，收藏记忆并发掘意义。如果从无用的“垃圾”里发掘出情感、记忆与历史、传统，那么，这些“垃圾”是具有特别意义的事物，具有“无用之用”，体现现代性的审美价值。

（《四时家什》宁波出版社2022年8月版）